

說小情言

說小情

行印室書學國

言情小說 情仇(一名戀愛之敵)

譯者自叙

原著者 法國 克林
譯述者 中國 君

曩歲留學日本東京。會暑假停課。偕適盦僦居神田猿樂町。聊頗苦岑寂。一夕漏甫下。聞剝喙聲。呼下女啓關。一人翩然入視。同里岑君也。適盦與余起肅之坐。抵掌談甚歡。岑君顧余曰。君胡久不出。余曰。無他。畏酷暑炎威耳。岑君曰。傍晚暑退。宜出運動。藉吸空氣。以祛溽暑。否則有碍衛生。非所宜也。昨余至淺草公園。魚更二躍。猶徘徊於林間。不忍歸。以其爽朗。不啻置身清涼界也。言至此。忽探懷出一小冊。授余曰。昨得是書於草次。意必游人所遺。遲其主人。擬以歸之。乃久之竟不復來。君試讀之。余受而閱之。乃法人克林各爾日記也。余習法文程度殊淺。其中多有難解者。乃受適盦。適盦深於法文。啟而讀之。第見其忽爾蹙眉。忽爾頷首。忽爾喜。忽爾愕。久

之不忍釋手。似頗有意趣者。後乃丐於岑君。留以竟之。岑君去。適盦與余倚窓延爽。顧余曰。君亦知書中人之佳遇乎。余曰。未之能詳。願以聞我。適盦曰。是書主人乃法人。而遊於日本者。書中載有一段艷情。頗爲美滿。今課停無事。余口譯而君筆述之。不數日當成一小說。亦消夏之一助也。余曰。諾。適盦乃譯以漢語。余從而敷敘成文。不十日。一完全無缺之艷情小說已出現。至其無關斯事之記載。一律從刪。以歸簡淨。書成。會岑君來。因歸其原本。而以是譯示之。岑君讀其文如右。(以下克林各爾自述語)

一千九百零一年三月十五號。余自奧京維也納歸巴黎。解裝於恩談街之賓林旅館。千二百五十一號之樓室。窗臨通衢。其下車馬往來如織。幸余所居高在第四層。距地稍遠。故尚不厭其塵囂。一日搖鈴午膳。館僕導余由機梯降至第二層樓面。餐堂見堂設長式餐席數十。每檯約對坐三十人。余因就第二席。

坐食次。忽見第五席一人。面向前坐。便服科頭低首。大嚼視其後。頗類舊友。師威君。然瓶花掩映。覩之殊不真切。且餐堂例遇知交。不得長談。以妨他人。因且食。且留意目之已。而食撤。余先趨出。止於餐堂門外。俟少頃。果師威君從衆旅客中出。驟覩余面。現驚喜過望狀。急前握手。余手道契闊。因肅余入其室。探懷出雪茄。授余。又自取一引火。徐徐吸之。相對倚榻。坐師威君詢余之行藏。余爲述卒業游歷之梗概。轉間近况。師威君以從事某行。因歎未集故。尙未入而任事。對有頃。師威君語余曰。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與子久別。今乃邂逅逆旅。亦大不易。事且子遊歷名勝。所得實多。不可不賀。今晚擬假地治具。爲君洗塵。君意云何。余感其意。尤之言次。一僕報客來。以刺付師威。余起從旁視之。見刺書麥加理三字。不註籍貫。生業師威君領之。僕乃去。少頃導一少年。昂然入其人碧睛黃髮。深目高顴。望而知爲陰刻寡情之輩。少年與師威君禮畢。轉面向余。

作鷹視。雙眸炯炯有光。師威隨爲余介紹曰。此克林名爾君。烏葛大學礦科畢業。生新自維也納遊歷歸者。余與少年爲禮察其意似頗不屬。余不耐。因向師威。君興辭歸室。臨窓命筆作函。四分致維也納等處。各知好書成呼館僕使。投之本邸郵部。隨取雪茄吸之。倚窓閒眺。少頃聞叩扉聲。啓視之。乃師威君見訪。急延之入。師威君笑謂余曰。頃倉猝間竟忘。問君室號數幾。不可尋嗣至司闈處。取閱客簿。始查得君名。余延之坐。師威曰。刻已五時。其偕遊公園。然後赴飲乎。余唯唯。言下取大衣着之下鍵。而出途次。余與師威並肩緩步。且談且行。時晚霞麗。彩日薄崦嵫。綠樹陰濃。蒼翠欲滴。令人胸襟爲之一鬯。正顧盼間。突一雙輪。橡皮馬車。出余肘後。上坐一老者。着紳士服。白髮高冠。鬚眉奇古。長髯披拂。胸前一手執絲鞭。一手握馬轄。六轡在手。一塵不驚。旁一麗人。年約十八九。以來楊柳蠻腰。櫻桃素口。丰神綽約。舉世無儔。冠白羽細草冠。御淺紅冰綃衣。

餐影鞭絲顧盼已杳。余目爲之奪。心爲之動。不自覺其視線之與車俱遠。師威君微覺之屢目。余爲顏慮。乃俯首急行。及入公園。循花下小徑。隨意遊眺。見細草鋪茵。山花列障。低徊其間。塵念一空。因與師威君列坐鐵椅。吸烟憩足。時遊女如雲。往來如織。或携手徐行。或花陰小語。各適其適。其樂陶陶。園之西臨貝加爾湖。波澄似鏡。可數游鱗。忽隔岸禮拜堂鐘聲。渡水而來。其聲淵淵。如在天際。默數之已報六時三十分矣。未幾暮烟漸起。游人皆逐隊出園。師威君亦與余振衣而起。相携而行。及出至停車場。忽見前在途中所遇麗人。方從老者歛裙登車。余不覺爲之駐足。延佇。女似覺之。忽回眸一顧。徐徐振轡而去。余度其必亦游園。甫出。獨恨適間未得遍游。致失交臂耳。心中悒悒。旋從師威君。登酒家樓。舉杯酬酢。余心念粲者。頗涉遐想。師威君詢余游歷勝境。余略述一二。漫應之。旋即默然。無語。有頃。師威君忽語余曰。適間途次。兩見之麗人。君識之。

否。余驟聞之。色然而驚。已而答曰。余不之識。且生平實未覩此佳麗。師威君微哂。繼曰。君願識之否。曰。固所願也。君倘識之。幸爲余介紹。師威君聞余言。遽搖首作色曰。大難。大難。彼美富室女也。君不見車馬之盛。服飾之都耶。其父曰。巴溫德司。卽頃與女同車之叟。白鬚而高冠者也。巴溫君曩充上議院議員。頗著名譽。近坐擁厚資。退居林下。惟其夫人早逝。數子又皆以痘瘡存者。僅此女公子。故巴溫君愛之如掌珠。非富貴相埒者。不舍從之遊。故女年已逾笄。猶待玉臺之聘。以此故也。君固寒士。何必遽作攀附想。恐事必無濟。徒亂人意耳。余驟聆斯言。頓如置身於北冰洋積雪中。嗒然若喪。不復能置一詞。少頃。勉向師威曰。然則巴黎豈少貴遊子弟哉。何乃父竟無一當意者乎。師威君曰。是亦不然。蓋此女相攸別具正法眼藏。固不斤斤以門第。棺繩第年。未花信於律。尙無自主婚配之權。故雖屢梗父議。而亦難於自擇。惟其父則以愛之故。亦不忍強拂。

其意耳。余聞之有所悟，乃不復言。師威君復曰：「余近有女友雪克姑娘者，爾亦知其人否？」余曰：「未也。」願聞其詳。師威君曰：「雪克亦明媚且嬌豔，善談其先亦巴黎富室。今雖中落，然猶小康，足自給。近以避囂，故貨其宅而奉母居別墅。其地曰田中村，距巴黎僅二十里。女每來巴黎，輒訪余同遊。前星期猶偕余買醉於此。言至此，顧侍者曰：「雪克姑娘近來未侍者。」曰：「昨下午三時，雪克姑娘來似有事，未暇飲索蘇格蘭威士酒。」一瓶即携之，匆匆驅車去。余聞而心稍艷羨然。度世界美人當更無出巴黎溫君女公子右者，隨亦置之。師威君繼謂余曰：「雪克日內倘至旅邸，訪余。」余當爲君介紹，俾一識其人。君頗願見之否？余唯唯已而飲畢。余起作謝。師威君簽字而出，偕適旅舍。一日午餐既畢，掩戶休息，忽聞有人以指叩扉。啓門問之，乃師威君也。見其著便服，口啞，雪茄一手，挿衣袋中。一手與余爲禮。余延之入坐，談一時許，甚歡洽。師威君忽告余曰：「余友葛慕爾提。

督邸中。今夜設跳舞會。君有興。蓋偕往觀禮。余諾之。師威君暫辭去。至晚膳後。余櫛沐易衣。與師威君同出。則車馬已俟於道。因升車。展轡。經愛彌思街。白司弗克河濱而至。提督葛慕爾君邸第。至則見甲第宏深。氣象嚴肅。門前車馬。魚次鱗比。余與師威君下車。歷階而升。有數十級。始及門。門楣四周遍懸異彩。間以松柏花枝。入門登樓。沿梯鋪以細毯。旁列盆花兩行。鮮妍悅目。及二層樓中。乃一極大廳事。周列電燈數百。一室通明。無異白晝。男女來賓。無慮千人。裙屐翩躚。履舄交錯。時紅氈上已作蹲蹲之舞矣。余立於人後。竊冀與巴溫君之女公子一遇。以飽眼福。因縱目尋之。無如稠人廣衆。粉黛錯雜。視線屢爲迷亂。久之不得無已。姑退坐於後。歷二十分鐘。忽遙聞批霞納之聲。起於室隅。幽咽抑揚。動人心魄。因起尋聲而往。即而視之。瞥見一女郎斜倚琴床。從容按拍。天香國色。麗絕人寰。不意卽余曩所思慕。頃所物色之巴溫姑娘也。余於彼時驚

喜欲狂舉止無措思欲竟前致詞又恐無因而至唐突西施路距無計欲前復却無已姑俟其一闋告終再陳傾慕因強制心神屏息側立目光不少瞬約四十分鐘琴聲忽變其音哀怨而長一字百折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余爲之心戰神搖不能自主正出神間琴聲戛然而止余整衣而前方將致詞突一少年轉至女前免冠鞠躬不知作何語見女微一躊躇少年又喃喃多時女始回首旋從少年冉冉入於人叢余之視線亦與之俱及舞台一女退見彼少年竟携女翔步而登連翩對舞其時樂聲大作電火倍明麗服華顏異彩四燭且兩人跳舞進退急徐一如節奏觀者羣相贊嘆鼓掌如雷余則心灰氣結目直舌橋倚柱斜立肺葉相擊度是時面上必無復有人色矣羨妬之餘忽憶彼少年者面目似曾相識但不記何時何地曾一謀面思索久之始憶彼即曩日師威君之客名麥加理者是也余正在凝思女旋舞畢退下再視之則已隨衆散去余懊

喪若失。忽忽無語。旋見麥加理轉至。師威君前執手爲禮。師威君祝其豐福之人。一對否。余聞是語。幾欲作嘔。師威君復極口諛之。余更不可耐。憤將致以誚讓。繼念此等輕薄少年。固不足齒。余何屑人前與之較短長。然巴溫君之女所謂美查姑娘者。以彼天生麗質。乃竟與此輩齷齪奴游。未免名姝削色矣。余旣鐘情與女。譽必竭。我能力以謾惜之。必不聽其竟陷於儇薄兒手。心中計議定。乃促師威曰。已十一時矣。曷歸休。何事語刺。刺師威探時計視之。良是。乃與麥黎世家子乃祖乃父皆爵上卿。有聲譽。自其父歿。渠隨襲男爵。家資富厚。起居埒於王侯。所惜少年氣盛。視韓中人曾糞土之不若。故再娶。皆以勃谿中道仳離耳。少停復曰。渠現正賦鰥居近慕巴溫君。女公子之色。不日將致冰委禽君。

不見。今夜相對跳舞時已如鴟鴞比翼乎。若而人者庶可爲此女快壻而無憾矣。余聞斯語幾欲掩耳却走。若非身居車內無可避地。則去之若浼矣。陰念師威君何皆憤乃爾耶。轉念間車已止於賓林館門之外。乃入門而與師威別歸室。即櫛被偃臥。奈胸次逼迫。展轉不能成夢。枕上反覆久之。聞街頭車馬之聲漸稀。已而遠處大時計已報。二時猶反側不寐。不得已攬衣重起。繞室徘徊。少頃啓幃。閒眺夜景。時窗外月明如晝。遠近樓屋高下參差不一。遠處樓屋亦間有燈火未熄。如晨星錯落。其光自窗內射出。夜氣沉沉。其涼如水。用是塵襟漸滌心次。稍開未幾。忽天末風來。隱約有斷續鼓琴之聲。颺入耳際。不覺頓觸葛慕爾提督邸中情景。心事重重。閒愁又起。其懊恨扼腕。真有昔人所謂一萬遍長吁短嘆。五千回撫枕極床之概矣。鐘鳴四下。重復就寢。黑甜一枕。向午始覺。早膳畢。正苦無聊。忽館僕來。謂有人以電話語。余請往接談。余隨至電話房。就

按機鈴手傳語筒置耳際少頃聞小語曰君其密司忒克林名爾耶余對曰然君何人何事見教請即示知少頃曰余名福威郭特寓荷倫街五百八十號電話七零二六五余欲集股開馬加理山礦知君邃於此學欲延共事不知君肯見助否倘承允諾祈於禮拜四下午枉顧敝寓面訂一切余答以謹如約當以禮拜四日詣前電鈴一響語遂寂然乃還室稍憩惟日來抑鬱不平之氣時觸腦際旋訪師威君已鍵戶出益無聊賴因獨遊公園冀有所遇至則女士如雲而意中人之蹤跡杳杳爲之惆悵低徊久之頗具美人不見零涕空山之感及信步出園忽遇師威君御一亨思美車接轡徐來共載一女郎年約二十以來衣裙修潔貌亦端妍車止師威携女下與余爲禮顧女曰此君郎克林各爾適所介紹者也女驟然淚睇與余執手余始知即冀曩日師威所謂雪克姑娘因極道傾慕復相將入園游覽余私計雪克之美雖不逮美查然一種嫋

媚嬌慾之態較美。查亦不多讓。而女與余亦一見。甚相愛。談笑如夙契者。然余益愛之。覓心志。稍寬。視園中一草一木一花一鳥。皆精神倍出。嫣然欲笑。非復適間紅愁綠慘之氣象矣。繼而轉念。使美查在此。不知園中景物當更如何。生色。由是反復繆思。不覺神往。雪克與余語。余竟他顧。而未聞。師威君從而肘余。余始覺而倉皇。不知所對。女覩余狀。不覺粲然笑曰。君有何意。中人而累君。苦思。如是耶。師威君笑曰。余知之渠。欲友巴溫君。女公子美查姑娘。苦不得其階。故時咄咄真措大。思啖天鷺肉耳。女顧余曰。眞耶。易耳。余能爲君致之。君將何以爲報。余勉應曰。密司能爲我通殷勤。使若人而知有余之思慕。於願已足。非敢有他希冀也。倘能辦此。惟君所命。雪克曰。此更易易。第無可徵。君焉信。余必爲介紹。使與君一握手。以驗余言之不謬。至於締交。則視君好自爲之耳。余聞而狂喜。因握雪克纖手。致謝者再。師威君惟目笑。余不作一語。余欲介師威。

觴。雪。克。於。酒。家。雪。克。以。其。母。在。寓。候。共。膳。堅。辭。不。赴。余。知。不。能。屈。乃。罷。旋。出。園。
雪。克。執。余。手。珍。重。而。別。余。乃。與。師。威。步。引。歸。旅。館。歸。後。數。日。不。得。雪。克。音。耗。心。
中。頗。忘。忘。因。微。語。探。師。威。師。威。晒。曰。君。大。不。解。事。雪。克。前。言。戲。耳。若。渠。識。此。女。
余。豈。有。不。知。者。哉。余。聞。而。惄。然。若。失。然。念。雪。克。言。之。鑿。鑿。究。不。信。其。無。端。見。誑。
也。思。必。再。見。雪。克。以。質。實。之。至。星。期。四。日。午。後。命。使。者。備。一。車。訪。福。威。郭。特。君。
至。門。投。刺。闔。人。肅。余。入。見。宮。室。巍。峨。陳。設。華。煥。繼。福。威。君。出。見。年。五。十。餘。狀。貌。
修。偉。舉。止。凝。重。望。並。知。爲。長。者。也。福。威。君。向。余。極。道。景。仰。並。述。見。招。意。擬。俟。集。
有。成。本。邀。余。先。往。一。勘。余。諾。之。福。威。言。次。以。圖。社。示。因。縷。晰。爲。指。導。而。擘。劃。之。
並。定。草。章。數。則。福。威。君。欵。余。茶。點。歡。然。訂。交。而。別。及。余。驅。車。歸。旅。館。忽。於。案。頭。
得。師。威。君。手。迹。道。雪。克。已。自。鄉。來。今。夜。八。時。於。芬。格。大。劇。場。九。十。一。號。廂。內。候。
余。委。事。當。有。好。音。幸。勿。失。約。自。悞。云。云。余。閱。畢。隨。置。之。衣。袋。疑。雪。克。今。夕。邀。美。

查觀劇而藉爲余撮合。心甚德之。晚膳後易衣飾貌而往。至則劇已開演。而九
十一號廡內尙闌。其無人心。疑雪克訛。余探懷出時計。視之猶未至七時。始悟。
余之來早。詢之司坐人。果雪克買九十一號觀劇票去。乃入坐候之。彼時殊無。
意。觀劇惟心中目中時。冀雪克偕美查。姍姍而來已。而又約一小時。始見師威。
與雪克携一女子冉冉而來。女郎年約十八九。豐姿雖亦不惡。終非美查。余疑。
有誤。大爲失望。心旌搖搖。幾不自主。痴立直視。不作一語。雪克覺之。近前執余。
手。曰。君來何早耶。又曰。君母失望。佳音不遠矣。指女郎曰。此柔支爾姑娘。故美。
查之密友。亦余之至友也。余已倩其爲君致意。美查。美查感君痴情。允于今夕。
來此相見。會當自至矣。余聞之。始恍然悟。急起與柔支爾握手致謝。並謝雪克。
雪克曰。余而笑曰。君之慕美查。固苦不知美查。亦慕君久。第不知君名。何耳。余。
聞之愕然而喜。矍然而驚。方將致詰柔支爾。忽以纖腕肘余。曰。君之意中人已。

至君見之否。余急周視。忽得美查於對廂中。其倩影嬌姿。如芍藥經風。杏花烟潤。於今劇場數千仕女中。矯矯特出。不啻獨鶴之立於雞羣也。女聯座一叟。蓋卽巴溫君。旋見美查流盼四顧。如有所覓。柔支爾。起立招之。以巾。女始見之。含笑。頷首遙爲之應。旋側身與巴溫君語。移時。卽携一婢。冉冉而來。及近。光彩照人。容華絕代。較曩見之時。尤覺艷麗。余心爲之搖。度相見。不知作何語。爲佳轉念。女已入廂中。先與柔支爾。執手長談。久之。始由柔支爾爲雪克介紹。又刺刺多時。復與師威君。展邦族寒暄。數語最後。始及余柔支爾。告女曰。此卽密司忒克林。名爾慕。君已久願言得。見女不語。惟緊握余手。秋波凝睇。余亦黯然無語。惟舉女柔荑。以吻頻頻接之而已。(西俗男女親愛之禮)女似甚感。余意徐曰。曩已屢覩丰彩。第未接清談耳。今夕隨老父觀劇。於此不能久留。倘荷相念。他日第與柔支爾顧。余即可。望。仲。脣。臆。言。次。以手探懷。出肖像。並名刺各一。昂。

付余曰。感君垂愛。敬以相贈。見此如見妾也。余受而謝之。亦以像片名帯報之。
女接視久。之方徐納于懷。珍重握手而去。及歸對廟。猶時含情。顧余作眉語也。
時余與柔支爾比肩坐。因叩以邦族。始知柔亦世家。女父名桓德。以博傾其家。
近以畫工自給。女亦善丹青。嘗與巴溫父女寫照。因嘗至其家。巴溫君亦絕愛。
憐之。余叩其居。女謂在哀倫街。支巷中。惟言父性嚴重。平日不使與少年遊。
君見訪殊不便。倘欲相見。可以星期俟。余於公園西隅之一笠亭。余謹誌之。於懷。
冊再顧。美查則已。不知何時隨乃父去。余隨起謝。別諸人歸旅邸。啟鍵入室。出
美查小像。入鏡架。置几上。張電火。至極度。對之坐。而瞑思。美查頃間之態。爲之。
神往。默計今夕爲禮拜四日之夜。至下禮拜。猶有二日就使。二日後晤柔支爾。
得偕往訪美查。此四十八點鐘內。相思之苦。已不知何以自療。况尙難必耶。繼
復慮美查或不之知。而累其翹盼。轉恨適間。倉猝未與訂明。彷徨室內。無復爲。

計。次日偕師威訪雪克則已返田中村。惟遺書。師威囑偕余往遊其別墅。作十
日之飲時。師威君別有公幹。余亦以礦事懸而未定。皆不克往。由師威君報書。
謝之約俟緩日方克踐約。至禮拜日適逢天雨。余雖知柔支爾未必冒雨遊園。
然念美查切有度日。如年之慨。姑往俟之。而柔支爾是日竟阻雨未來。無如何。
暮而歸。迨至禮拜三。晨福威君又以電話招余商礦事。下午二時赴之。五時歸。
聞愁無俚排遣。無術覺日長似歲。一日師威忽告余曰。聞麥加理云已將倩冰
向巴溫君求婚。君事倘不早爲之計。則美人行屬沙佗喇矣。余聞之如驚雷迅
電。不知所爲。輒尼師威君以函招雪克來巴黎。將囑其倩柔支爾探美查。師威
君難之余。憤而出私至哀倫街支巷訪柔支爾。繼慮其父或不見納。忐忑殊甚。
因思得一策。託言欲倩寫照。竟叩桓德之扉。至則父女局門出。不知何之。悵悵
而歸。再候至星期。喜值風日清和。向晨即入公園。獨坐一笠亭中。以遲柔支爾。

亭午不來。且歸午餐。膳後復往。坐於原處。不少動移。至四時後。始見柔支爾覩。紺而至。相去十丈。余已疾趨而前。鞠躬相迓。携手入亭。舉其柔荑。嗅之不已。甫定。余不暇作寒暄語。卽露意懇其導訪。美查柔支爾。默然無語。頗有嬌嗔之色。曰痴郎。一美查竟顛倒乃爾耶。余窺其意。不敢復促。因告以前星期日。余冒雨獨來。一笠亭。遲遲不見。並造訪不值。狀繼而余不能自己。復露乞憇意。並告以緩將爲麥所攬女始大。暗曰。有是哉。繼又曰。麥加理男爵巴黎著名之薄倖郎。孰不知之美查。若以身託之。是直以羊而入虎口耳。安望終守白頭之約哉。余聞之。因復聳以危詞。曰。卿知此。胡不爲美查謀。豈美查愛卿之意耶。柔聯余言。微動於中。始允偕訪。美查方下階。未數武。適美查謀。豈美查愛卿之意耶。曰。君何不訪余一談。乃游。於是余曰。余願見之。懷幾覺日長。過歲。以不晤柔支爾。姑娘不得其階。頃正挽渠同詣卿所。而卿亦來。即此已足。徵兩情相印。不謀。

而合也。美查笑領其首，邀余與柔同至其家。因挽手出園同載而行。余彼時私度，從此蓬山不遠夙願可酬。覺心中熱潮陣陣，愉快達於極點矣。詎車行未半里，突一車迎面來上坐。一人翹一足，倚而吸烟，狀若甚適。衣服華煥，面如遠霞。襟上綰月季一朵，鮮艷無比。其人見女急免冠爲禮，笑容可掬，女微應之。而彼遽命回車隨女後行。余見之，嗒然若喪，恚憤難遏。其人非他，蓋即余最厭最惡之麥加理也。麥瞥見余與女同車，亦惶形於色。未幾至女家，車止。麥一躍下，將趨前掖女，而女已扶余臂冉冉入門。至女室，麥亦快快隨入。與女刺刺道寒暄，將以取悅於女。女不甚答處，之殊澹澹，亦曾未一顧渠。惟與柔支爾閒話。余坐短榻，上氣結無語。麥目耽耽視余，余如芒刺背，然既已登堂入室，豈肯輕舍之去。因耐心與麥相持，其間歷兩小時之久。余不行，麥亦不言去。女無如何，旋坐紺臺畔，命筆作字。室中寂然，使彼時有人行過簾前，必不意室中之有四人對。

坐也。已而又歷二十分鐘。余實不耐。起辭女。女亦不留。起身送余至梯口。於衣袋。出一巾裹。納余手中。即握手別。余惆悵出門。緩步歸旅館。閉門下鍵。始出。女授巾裹。展而視之中。惟數字云。（座有俗客。未罄所懷。禮拜二夕。可俟吾於一笠亭。）余閱竟。什襲藏於密篋。出美查。貽像對之。聊慰相思之苦。惟恨天不假緣。致好事多磨耳。又二日值禮拜二晚膳後。余易衣而出。赴女之約。其事頗爲秘密。雖密友如師威。亦不之告。至園。即隱身於一笠亭。時新月如弓。微可辨色。游人星散。四顧寂然。惟微風搖曳花枝。弄影而已。余倚闌。閒眺意緒。無聊暗誦。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之句。爲之怦然久之。遠鐘已叩九響。足音杳然。因假寐。俟之少頃。忽聞履聲細碎急啓目視之。果見女手曳長裙。分花拂柳而來。余喜極。將出迎詎。女距亭數武。忽一回顧。旋即頓。改方針。勿勿低首前行。竟掠亭而北。過門不入。經余前。如不見。余大惑不解。將出跡之。忽又聞履聲橐橐。

見一少年鶴行鷺步而來亦掠亭跡女去亦見余如不見者若而人非他實麥加理也余始明女不入亭之故悲憤交集恨不以三寸手鎗立斃此虜轉念間麥去已數武余更起潛躡其後迴環曲折麥隨女而余隨麥如黃雀螳螂焉嗣女知無可避縱步出園竟登車去及麥到女已去遠見其睼唇一呼有小馬車自樹陰暗陬馳至麥卽乘之去余則懊恨而返歸而不敢語人慮其洩也一日雪克來巴黎訪師威因更過余室余歎以白蘭地相得甚歡歷兩小時始辭去余次日獨往訪之與謀美查事雪克允爲囑柔支爾偵之翌日果偕柔支爾訪余余即詢美查近狀柔唏噓而言曰不堪爲君道美查囑余勿以告君然余則不忍不告君也余大疑急欲聞所以叩益力柔徐曰其少安勿躁使余如美查言終緘默不告君亦不來此矣曩夕女與君公園一笠亭之約有之乎余度不能諱乃應之曰有之曰美查至園而爲麥所值躡於其後幸女知覺繞徑而走

君其知否。曰知之。曰然則易言矣。蓋麥加理之要女。非一日矣。女父巴溫君。固已心許。惟難強女志。而麥則百計以媚女。迄不得其歡心。故設債於其肘腋。使女舍伊外。不得更有所遇。以冀羅而致之。其處心積慮。不可謂之不苦矣。女曩夜之赴公園也。麥知其赴幽期。故跡而偵之。債之。不得。次日乃造蜚語。以惑女。父致女大遭詬諱。近女憤其飛短流長。損其名譽。已奄奄臥病矣。女恐君念故不欲使君知。君倘欲與女後會。非設奇計。訂密約。不可。使稍有不密。則仍尋一笠亭之覆轍耳。君其圖之。余聞女病思往覘之。柔支爾不可。曰是將授麥以口。實而益女之疾耳。彼此有心。第徐圖之可也。余乃止。因爲書賂女。以慰解之。丐柔支爾。致之柔諾。袖之去。嗣一星期。柔不來。雪克爾已回田中村。無由探女耗。余終日書空咄咄。無可派遣。會福威君邀余赴馬加利山勘礦。乃於八月一號。首途同行。福威君外。更有二人。曰泰姆。曰哥林。皆經營集股之人也。泰姆君倜。

儻不羈。喜飲酒。善射獵。哥林亦選事者。舟乃除福威外。泰姆等與余皆少年。甚投契。所乘係一游獵舟。精巧光潔。處處可愛。舟中正艤。一房艤二正艤。設長式餐檯。鋪以細氈。周列圈椅。八以便隨意閱書。並備有各種旬報。日報及化學試驗器。藉破旅愁。船面甲板設短足几。及籐椅數事。每至夕陽西下時。余即與泰姆哥林兩君坐此。縱談閒覽。湖光山色。胸襟爲之開朗。惟余念美查之心。總覺耿耿不去於懷耳。至晚舟泊余郎。偕泰姆哥林兩君。各挾獵鎗。角逐於長林豐草間。日必有所獵獲烹以佐酒。致足樂也。抵馬加利山。仍主於舟。日則出而勘驗礦苗。探討礦脈。夜則歸宿舟中。研究礦務。試驗礦質。經半月。始稍有眉目。返棹。徐徐歸巴黎。于沿途游覽。田獵一如去時。一日傍晚。抵一村外。泊舟是處。山林菁密。水草豐茂。泰姆君見之。喜甚。顧余曰。此間大佳。所獲必倍於常。其速往。余亦興致勃然。與泰姆君等各携獵鎗。登岸未數武。入一林。余前行。泰姆君隨。

余後哥林則遵小徑自往覓獸。忽數十步外一物交彩斑爛映於斜陽燦然可觀。視之蓋一雄雉也。余止而不前。急俯身屈一膝倚樹根以鎗擬之。正將發射。雉已覺突展翼出林飛而之西。余甚悔之。泰姆君更從而咎余。忽聞鎗聲一震。雉墮草間。蓋已爲哥林君所獲矣。余輩正擬即而視之。突一兔驚槍橫逸直出。余前急擊之。應彈而殪。泰姆君隨拾而寘之革囊。復又前進歷兩小時。余獲一兔二雉。泰姆君獲一兔一雉。並小麋一。哥林獲二兔三雉。一鳩將歸舟。忽共逐一鹿。大逾尋常。泰姆哥林兩君急解所獲付余。囑先將歸。兩人縱步逐之。須臾並不見。余將所獲以槍荷之循徑而歸。下船以付庖人使治餐。僕人以水進余。解獵衣浴罷著便服。復登岸散步。將迎泰姆等回舟。信步所之循徑轉過河灣。忽見數碼外泊一游舟。其式雖較余等所御者略小。而整潔過之。忽覩一女郎。自艙出手。遠鏡左右。窺顧見余急登岸近視之美。查也。余驚喜過望。疑在夢中。

直趨前携手入林就石上坐。女緊握余手在巴黎時兩次欲與君話衷曲均爲
槍父所敗。今乃不圖會子於此。豈非天假緣與。我二人哉。乃詢余何以至。是余
具告之曰。曩聞卿因踐一笠之約。致爲風露所欺。遽拖清恙。余心甚不安。擬偕
柔支爾往視柔支爾謂恐益卿疾。因止。余至今猶抱憾。不無遣卿於此。今卿
恙愈否。女曰。妾無病。惟以彼槍造謗。忿而不適。日前得柔支爾。携到手書。重勞
慰藉。妾讀之。縱有疾。亦驅去矣。繼曰。茲者老父携妾游獵。將以祛病。不知妾固
無病。老父往圍獵。行將歸舟。妾不獲與君長談。今夕月明可俟。妾於此老父寢。
後當就君一罄。欲言語訖。珍重而別。余亦歸舟。時泰姆哥林兩君已還。就盥沐。
詢之。兩君逐鹿四五里。竟不得而歸。哥林幾陷泥淖。相與撫掌。旋登甲板。少坐。僕
人具晚餐。乃與二君入艙。列坐。福威君亦出會食。詢圍獵事。是夕庖人烹調野
味。極佳。咸飲酒歡。甚余慮。今夕赴美查約。恐荒泰姆等三君所覺。致憤事。擬醉。

之。以。酒。隨。呼。僕。發。余。篋。出。舍。利。火。克。斯。各。一。瓶。以。飲。三。君。此。酒。昧。至。佳。而。性。至。
烈。余。極。愛。之。而。以。量。窄。不。敢。數。數。飲。故。局。之。行。篋。至。以。飲。三。君。三。君。皆。嗜。飲。
旅。次。忽。得。佳。釀。欣。喜。尤。倍。於。常。爭。酌。巨。觥。未。幾。瓶。告。罄。矣。泰。姆。君。興。未。艾。更。請。
其。餘。余。篋。中。尙。存。二。瓶。因。並。出。之。酌。未。罄。而。三。君。醉。矣。食。撤。後。泰。姆。哥。林。兩。君。
復。偕。余。坐。甲。板。上。未。幾。福。威。君。亦。出。乃。相。與。雄。談。俊。辯。滔。滔。如。決。江。河。至。十。時。
猶。呶。呶。不。休。時。明。月。麗。天。波。平。似。鏡。山。容。黯。黯。蘆。影。蕭。蕭。余。心。念。美。查。屢。促。三。
君。歸。寢。而。三。君。被。酒。清。興。轉。豪。娓。嫋。長。談。艷。人。不。已。直。至。十一。時。後。冷。露。沾。衣。
猶。不。稍。減。余。實。不。耐。乃。隱。几。佯。睡。又。三。十。分。鐘。三。君。興。始。闌。珊。轉。促。余。入。艙。因。
相。將。歸。寢。哥。林。與。余。榻。相。對。臥。後。猶。乘。燭。閱。報。不。肯。遽。眠。余。心。如。懸。旌。震。蕩。不。
能。自。已。又。久。之。泰。姆。駒。聲。作。於。隔。戶。余。復。勸。哥。林。君。眼。哥。林。亦。有。倦。意。始。滅。燭。
就。寢。未。幾。而。駒。聲。亦。起。與。泰。姆。君。如。相。唱。和。矣。余。起。著。衣。易。履。時。月。光。射。入。窓。

牖。船中。約略可辨。將啓船門。忽聞福威君後船。高歎。余伏不敢動。靜聽久之。始輕輕掩門出。至船面。縱身一躍。翩然履岸。細察之。幸無聲息。乃竟入林中。尋至日間坐石。見美查猶未來。心始稍安。探時計。就月下視之。已十二時四十分。乃坐而俟之。久之。林外疎疎作響。迨起迓之。則閨其無人。側耳細察。萬籟俱靜。惟樹杪時有風過。微振木葉而已。美查踪跡殊渺。余意其巴溫君猶未眠歟。抑女另有他故。阻不得來耶。展轉胸次。頗深焦念。嗣又歷一小時。女猶無耗。余起徘徊林下。時出小時。計倚樹數其分杪。真有六才所謂。捱一刻似一夏之景。況直至針指三時。女猶不至。余始大疑。徐步出林。將偵女舟。行行猶回顧林次所坐之石。恐女適來赴約。或失交臂也。及行近女舟泊處。隱身草次。覘之。見船門緊閉。船內燈光甚明。人影憧憧往來不定。而簾影沉沉。隱約殊甚。究不明。舟中何事。深夜忽遽若是也。大惑不解。伏窺四十分鐘之頃。無所見。不得已。仍回坐石。

上時已月落參橫村鷄報曉未幾東方微明漸作魚肚白色余度女必不能來始惘然若失懊喪而返歸舟已曉色微茫略可辨徑竟登舟解衣而眠憊極思睡易入華胥次晨醒來已九時餘起視仍泊故處並未啟行詢之哥林始知福威君見獵心喜亦發雅興將携鎗挾彈從諸少年游特命榜人留泊此間余心竊喜冀仍與女改期今宵以踐昨約櫛沐後卽託故登岸散步至女舟泊處以覩動靜不意船已解維不知何往惟見岸柳蕭疎水波蕩漾更循岸追尋渺無踪跡始大失意惶然不知所爲惟對盈盈之水氣結目睂凝立無語心中無限辛酸不覺淚出如瀉其間不如歷幾何時忽聞哥林君遙呼早餐余始如夢方醒以巾背人拭去淚痕躊躇負手歸舟飯後福威君等已次第易衣料理獵具三君促余更衣後一同登岸余心有所憶因創議不尋昨徑改至村左小山之麓泰姆君等從余言由村旁小徑曲折北行約半里已抵山麓因名分途隨意

所。之。余。逕。登。山。巔。解。鎗。置。袋。於。老。樹。下。探。懷。出。遠。鏡。縱。觀。四。境。蓋。溪。水。環。抱。小。山。瀆。洄。曲。折。立。於。山。頂。可。見。七。八。里。余。之。至。此。意。將。一。察。女。舟。所。往。或。移。泊。左。近。則。可。尋。踪。就。之。不。意。極。余。視。線。而。女。舟。無。睹。惟。見。三。數。魚。舟。容。與。中。流。並。見。余。舟。一。三。榜。人。箕。坐。甲。板。藤。椅。上。指。天。畫。地。不。知。作。何。語。而。已。余。立。一。小。時。許。毫。無。所。見。祇。能。重。整。獵。裝。緩。步。下。山。會。見。三。君。時。三。君。已。各。有。所。獲。福。威。君。偶。然。射。獵。興。致。更。佳。所。獲。又。較。多。是以。喜。形。於。色。見。余。徒。手。一。無。所。得。羣。從。而。笑。余。余。不。得。已。負。鎗。再。入。叢。莽。久。之。始。獲。一。雉。一。兔。聊。以。塞。責。始。與。三。君。緩。緩。歸。及。行。至。村。頭。忽。見。古。樹。濃。蔭。之。下。有。小。樓。兩。楹。在。焉。樓。簷。斜。掛。酒。帘。迎。風。招。颺。雖。紙。閣。蘆。簾。而。別。饒。雅。韻。泰。姆。君。見。酒。帘。足。蹴。躋。而。不。行。口。饑。涎。而。欲。滴。欲。邀。衆。入。飲。福。威。亦。欲。憩。足。乃。從。之。登。樓。余。無。心。歡。飲。倚。欄。閒。眺。時。夕。陽。在。山。風。景。如。畫。酒。家。嫗。見。余。輩。入。接。待。甚。爲。慇。懃。謂。山。村。無。佳。釀。僅。有。尋。常。皮。酒。與。白。蘭。

地二種不足以饗貴客。奈何福威君曰。有白蘭地酒最佳。余輩固嗜此。不須更求佳釀矣。嫗又以肆中存味恐不鮮。請所獵野味付庖厨。福威君許之。乃解三分之一與之。已而酒肴羅列。水果鮮美。其中尤以蘋菓一種爲特色。較之巴黎市中所售大逾倍。而味亦甘甜。過之。余輩食而甘之。贊不容口。酒家嫗顧而樂之。曰。此菓乃余家園中所實。諸君旣嗜歸時。當各饋數枚。乃俯欄呼其女至園摘菓。女啜然而應。須臾携一籃來。內儲蘋菓四十枚。福威君大悅。再三向嫗致謝。及嫗下樓。女卽留樓上肆應。亦甚周至。余視之。年才十三四。以來雖荆布束粧。而風致天然。娟好與之語。如新鶯乍疇。歷歷可聽。福威詢以此村何名。女曰。名樵野。距巴黎二十英里。村中約居二百家。半力田。半捕魚。少富家別墅。蓋以地勢低窪。四山擁抱。不便避暑。延涼故也。惟春秋佳日。恒有客展游。獵來此獵罷。必來儂家小飲。憩足耳。繼而又云。村中亦有小禮拜堂。一處議會。一區惟規。

模簡陋僅市長議員三五人而已所苦者村中獨無醫院遇有疾殊不便昨有巴黎一紳士游獵村西被槍炸傷面部及手臂等處血流不止扶至村中覓醫竟不可得後由市長告以南去十二英里碧畦村爲梯亞士河畔大埠醫院林立故旋扶回連夜開船就醫去矣余聞之頓觸腦筋急問受傷紳士汝曾見否曰見之但時天已昏黑且其面部血迹模糊不甚可辨第見其白鬚垂胸次余問紳士何名汝知之否則對不知又問其被傷在何時曰扶來村中已七時三十分想彼時必受傷未久余又問紳士同來更有何人曰一女與一僕餘未見有人同來叩以泊舟之所女所對與昨日處亦符合余始怪美查昨夜失約之故蓋以其父突被炸傷竟夕侍疾故不暇脫身也但念巴溫君傷痕不知輕重如何美查之愁苦亦不知作何景象心頗不憚福威君等不解余意曰君胡刺刺細詢豈彼紳士者君識之乎余曰未也恐是巴黎舊友出獵於此耳乃乘間

向福威君等告醉三君興亦闌因厚酬酒資各荷野味而歸抵舟已暮色蒼茫
野烟四起矣晚膳後三君集坐甲板談游獵事出日間所得蘋菓剖而食之三
君甚興佳余則默坐凝思殊無意趣未幾乃就寢次早解纜傍晚抵巴黎福威
君云俟一禮拜移鑾事就緒當迎余與泰姆哥林並移住伊第以便朝夕商酌
余唯唯興辭驅車自回賓旅舍訪師威鬯話別繫並告以途次聞巴溫君因
獨受傷就醫碧畦事惟將美查密約一節略而不言師威君聞余言頗驚駭繼
頷首若有所悟久之撫案曰余知之矣余叩其故師威告余曰頃間余與麥加
理遇諸途見其載有行李似出游者怪而詰之語殊含糊惟言有友臥病鄉間
將往探之旋匆匆去合之君言當是往視巴溫君也余聞之默然隨出因思麥
加理如是殷勤其用意可知余擬亦馳往然實亦無益況余與巴溫君實未一
謀面貿然往視亦覺唐突且礦事羈絆勢亦不能自由躊躇久之思先作一函

慰藉美查。繼又不知巴溫君所就。是何醫院無從郵寄。如此反復思念。迄無善策。連日頗爲焦悶。一日值禮拜。余至公園徘徊。一笠亭上。冀遇柔支爾共商茲事。乃流連竟日。而柔之足音杳然。次日赴其家訪之。父女又扃門出游。悵悵而歸。過一酒家。忽聞樓櫺有人俯而呼。余急翹視。雪克也。時已微醺。兩頰泛淺桃花色。映射夕陽。嬌艷無比。雪克頻揮纖腕。招余比。余登樓見坐間師威。君外有一老媼。詢知雪克母也。余急免冠鞠躬。媼答禮並叩邦族金具。對之媼甚愛余。雪克更呼酒酌。余叩馬加利之游。余爲述途中游覽。圍獵狀。雪克聞之似頗忻羨。回顧其母曰。阿母幾時亦貨一游舫。携兒旅行。游獵效克林君輩。不亦樂乎。媼微領之。少頃。余又言途中見美查。隨其父出游。女聞之。遽停杯問美查狀。余告以聞巴溫君槍裂被傷就醫碧畦。女亦扼腕不置。繼而曰。柔支爾近已爲美查招往碧畦。君知之否。余曰。不知。但頃過其居。見門扃無人耳。顧君何以知之。

曰柔支爾瀕行曾寄書告余第未言巴溫君之受傷耳書在此君試讀之便知乃探手提小革囊出書示余余展而視之文曰

刻美查東招赴梯亞士河畔之碧畦村約勾留一禮拜囑寫之照又須從緩特布歉忱倉卒不盡雪姊幸福柔支爾上

下書禮拜四日僑裝寄余閱畢仍付雪克雪克曰觀此必美查旅次無俚招渠往作伴第巴溫君被創不知能否平復然近日美查之憂苦良可念也相與惆悵久之酒罷余辭歸翌日福威君訪余於旅邸道礦事已就緒趣余移居乃於次日遷至福威君家泰姆哥林亦同居朝夕從事礦務無暇他及惟時念美查此心如結而已如是又一禮拜一夕事畢就泰姆君閒談久之相對詞窮余執雪茄引火徐徐呼吸見案頭有晚報一紙因隨手取閱忽覩數字撞入眼簾頓觸余之腦電肺葉振擊血脈湧漲急將報紙鋪於案下尋行締矚見有一條書

載。前上議院名譽議員巴溫德司君。因獵被傷。已於昨夜逝於碧畦村之亞林。醫院云云。余睹之震眩之餘。神癡木立。手中煙捲不覺墮地。泰姆君察余形色。有異怪而致詰。余欲辭以他語。以飾過之。泰姆益疑。固詰愈力。余不能隱。隨將本末約略告之。並告以必須馳往。信美查。但福威君處難於爲詞。囑爲畫策。泰姆君躊躇久之。慨然曰。君必欲往。某請爲君轉致福威。此間事。某願略盡義務。君第行勿慮。然與福威君言。須約定歸期。且不能過久。請問其期。余聞斯語。殊難遽對。默然無語。泰姆察余爲難意。曰。余知之矣。今當姑與福威約一禮拜。倘至期君不得歸。幸以片紙寄余。余當更爲君請。余聞而感其情急。起謝之旋。辭歸。閉戶寢。輾轉反側。竟夕無眠。至黎明始略睡。次晨起檢點行李。以隨身衣物。入一皮包。並以美查貽照。插入貼身衣袋中。以防遺失。午時。泰姆君來。云福威已允君行。第諄諄以一禮拜爲約。余應之。乃携篋辭。泰姆哥林出驅車至汽車。

站購票。登二等車。坐少頃。展輪。風馳電掣而行。余索居一隅。頗覺無聊。幸車內備有日報數份。坐客遞相傳閱。以消永晝。入夜八時。抵碧吐棄車。入村見其間市廛繁盛。燈火萬家。頗不類鄉村風景。惜余心中有事。無暇游觀。嗣一老者過。余身畔。余卽向叩亞林醫院。其人以手示余曰東行。余曰諾。即縱步往。約歷半英里。果見高大房屋門上有鐵柱。頂懸十字。下作亞林醫院字樣。時雙扉已扃。余手按電鈴。久之始有一司閭叟。蹒跚啓關出。余叩以美查姑娘居止。叟不解。反復數肆。則對不知。余焦灼無似。因云聞巴溫德司君逝於此間。余特來弔。其喪所謂美查。固其女也。叟始悟。曰若問巴溫德司君耶。巴溫君昨早已殯殮出院矣。問以柩寄何處。或已回巴黎。則連連搖首以不知。對再叩之。則生厭惡之態。將閉門入。余不得已。思得一法。深衣袋摸一先令與之託言。更有事欲面見院中司事人。叟受余先令。始改容向余索名刺。與之叟入少間。導入廳事。見一

人。迎立燈下。余趨與爲禮。述來意並叩巴溫君之喪現停何處。司事人答曰。巴溫君。自前禮拜一來院求醫。居此將兩禮拜。奈年高創鉅。腦經重傷。不痊。延至前晚八時四十分鐘。傷痕潰裂而逝。幸其女公子在此侍疾。並另有男女兩友。來自巴黎。故旋即市櫬成殮。昨晨已移柩去。聞尙須在本村禮拜堂行追悼禮。然後回巴黎營葬。余急叩禮拜堂。何在。司事者曰。本村共有十餘處。其所適。余實不知。然以余度之。此去東禮拜堂最近。且規模最大。或當在是。君可自往探之。若不於是。則余不知矣。余無言謝之而出。姑如其言。更循河東行。又半里。餘始覓得其處。入門叩之。果在是閭者。導余由旁門夾弄入曲折數四。始見小樓兩楹。楼下巴溫德司君柩在焉。靈前設短足几。上供花圈一對。鮮果一盤。別無他物。室中電火暗澹。無光。作慘碧色。四隅幃影沉沉。靈風習習。其一種悽涼慘淡之現象。令人覩之不禁酸鼻。且時值深夜。萬籟無聲。四顧蕭然。益覺毛戴余。

詣柩前行追悼禮畢轉面即詢美查何在闇人以樓上對囑余自往見之言畢返身遽去余乃拾級而升見柔支爾一手握書一手支頤斜坐窓下作昏昏欲睡之狀聞屢聲始強起拋書拭目注視驟覩余忽現一種驚喜之狀直前握手余手曰君何來之暮也余聞之大驚疑美查或有故惶然叩所以柔支爾繼曰美查念君匪伊朝夕矣余心始稍安柔支爾牽余衣入內室啟幃見美查臥短榻上周身著深墨色衣首如飛蓬面色淡金其憔悴可憐之態實令人見而心惻時已睡去胸次微有呼吸柔支爾揮淚告余曰美查自來碧畦兩禮拜中恒以眼淚洗面迨遭大故更哀毀不欲生近已奄奄病不飲食者兩日矣余至榻前含淚輕呼美查姑娘美查姑娘克林各爾來視汝女聞聲轉側微啓雙眸見余坐其身畔立時淚如泉湧枕簟盡濕余授以巾女接而拭淚纖腕畢露其瘦如竹須臾女扶枕欲起而兩臂搖搖力不能勝余急承之以臂扶之起負枕

坐。婦柔支爾已呼婢起以牛乳一瓶進余。余勸女飲。女就余手中盡牛蓋。卽搖首揮去之。余飢腸辘辘。至是始覺柔支爾似察覺。乃出食餉余。余稍爲點飢美查。曰君此來。妾慰甚。卽死亦瞑目。然君何以得來。更何以深夜來此。余爲述在樵野酒家聞巴溫君被傷就醫。卽欲來視。以事不得脫身。且與巴溫君未經謀面。亦慮恐涉唐突。及歸巴黎後。見報載噩耗。始勉強就塗抵村。又展轉探詢。始得尋踪至此。女感余甚。舉纖手與余喚之。連道勞苦。曰曩日樵野村外邂逅。相遭。滿意。夜間踐約。以罄相思之愫。不虞突遭老父之變。致累君竟夕空立風露中。比來朝扶老父來碧畦而愴奴麥。加理是夕亦到。假意殷勤爲老父調護。實欲乘隙結妾之心。妾甚惡其擾。而無計屏之去。妾初不悟其故。何麥之消息。如此靈通。後加偵察。始知僕人哀根。實受其賄。爲之機關。忿無可洩。故急逐此僕去。回憶昔在巴黎。與君數數密約。均爲愴奴所敗。意亦哀根有以致之。嗣老。

父病劇。妾以煖燈弱息。居荒村。懼遭凌逼辱。因函招柔支爾姑娘來爲伴。幸渠憐我不一日即來此。於是相依爲命者兩禮拜餘。然如是而夢猶時時曬妾。今君來幸。以深夜夢已歸舟宿故。與君得罄所言。否則渠虎視於旁顧。安得與君如此從容情話哉。然君久居此日。與彼偷接終不安。君其明日暫回巴黎。俟妾葬親事畢。當與君急圖久會之計。妾心許君已久。十百夢加理。不能媚妾而奪此志。倘夢必見逼。妾請以死報君。君其行矣。勿以妾爲念。余彼時聞此語。幾泣不可仰。欲舍之去。則情有不忍。欲留。又重違女意。俯首沉吟。未及遽答。女又曰。君在此固不懼彼偷。然彼偷因嫉視君。一旦設起衝突。使妾奈何。君即不爲已計。獨不爲妾地耶。余聞之涕下汎瀾。不能自己。忽柔支爾進曰。余有一策。可使君等不時相聚而不令夢覺。女忻然問計。柔曰。妹家祖塋不在桑山之陰耶。曰。然。曰。姊曾憶芬格劇舍所見之雪克姑娘否。雪克亦克林君之女友。渠之別。

墅在田中村。去桑山不五里。今使克林往商於雪克。求主於其家。余偕姊至桑山。當託訪雪克時。一過從。夢必不疑。而見從也。余與女計。無所出。不得已。從其議。余曰。雪克曩曾招余與師威遊其別墅。會以他事阻而未果。近更於巴黎酒家識其母。此去尚不爲唐突。但卿等果何時可到桑山耶。美查曰。妾擬三日內扶柩回巴黎。惟老父在時交遊頗廣。當于巴黎更開一會。以受戚友之追悼。至桑山。當在禮拜六。至禮拜二。之間。至時有暇。當即赴田中村君屆時第。遲妻於雪克家。妾當自至。談次。天已漸曉。曙色上窓。樓外林鳥飛噪。遠處汽笛。因風而至。知晨車將開。乃勉如意。女言起與作別。堅訂後約。女執手。嗚咽不能成聲。余惟勸以節哀。珍玉而已。柔支爾目擊。余兩人狀亦從旁。揮淚不止。余轉身。更握柔支爾手。囑其善爲女調護。柔連領其首。不復成語。美查憊不能興。惟以余巾掩面。臥泣。柔支爾送余下樓。時司闈者方擁帚掃徑。見余出。始啓門。柔支爾。

立門外目送余。余行遠回顧，猶見其木立階除，悽惻不已。亦一多情女子也。及至車站，已振鈴將行。忽忽購票登車，就一隅坐。因竟夜無眠，且悲痛慘怛，身倦已極，未幾卽昏睡去。比醒已十二時餘，將抵巴黎車止。余攜行李下時，腹中飢不可忍，隨入一料理館，盡量一飽飯後，因思福威君處，余請一禮拜，期隔宿已歸，何以爲詞？且旣回復出慮，更橫生阻力，躊躇時頃，乃決計逕赴田中村訪雪克。隨於附近車廠雇一馬車，御之而行。四時三十分鐘，抵其村。圍人請所向，余不能指，使詢之。村人云：雪克所居，在村北，更行二十分鐘，至其居所。至則槿障四圍，山花如錦，門臨小溪，通以板橋，以內細草平鋪，其整如茵，繞樹斜開。一徑曲屈數肆，始至樓前。樓四楹，凡三層，窓牖四開，周以遊廊，雖不華煥，而樸雅整潔，恰合別墅之式。余升階，將扯鈴適一僕自內出，余即迎告來意，出刺付之。僕肅余入一小廳，事坐少頃。雪克隨其母由樓下見余，爲禮。其母亦甚好客，意

良殷殷余不敢遽以實告其母因託言體稍不適頗厭巴黎煩囂故出郊問姆起居兼欲吸取新鮮空氣以祛微疴其母聞之甚喜且謙言促居蓬蓽但恐有變高軒倘不嫌湫隘儘可多留數日因叩及師威近況余漫以有事不克同來應之言次圉人以行李來付資遺之去時雪克躬率僕婢將余行篋携置廳旁書室中代爲拂拭几席部置臥具余頗不自安固謝之然女口授而手指猶不少停余視室內湘簾斐几陳設甚雅一棹一椅一瓶一花莫不位置適當其處壁間所懸之畫亦皆出自名手正贊嘆間女復牽余袖一一指示曰此皮書所暇可隨意取閱此化學器閑時可取以試驗此窓可啓以當風此榻可倚而憩足繼復呼一小婢使給事余曰渠名翠根君但有所需則呼之服役是兒頗不穎鈍能婉轉隨人意余視之年約十三四短髮覆額修眉入鬢誠一絕妙小鬟余是時心感雪克相待之周至轉不能爲謝唯唯而外更無一語矣旋女復導

余登樓游其臥室及其梳粧之室並安置風琴之處見其精緻華麗不亞美查
粧閣令人嘆羨不置時女母不在側余始乘間以美查喪父爲麥所窘及余來
此之意縷細告之雪克聞之太息數肆注視如有所思繼而低聲告余曰君與
美查情深一往久之彌堅以余度之終成眷屬第彼麥加理者固蓄志已久不
得不休以情論固十麥不能奪美查之好以勢論則十君不敵麥之雄其得失
之結果麥與君二人不並立君明眼人其亦研究此一問題早求一解決之法
否余聞之頗悽惶勉答曰誠如君言然此時余之精神腦力無可設施除犧牲
此身於愛情之外實一籌莫展女曰曩巴溫君在美查尙有所蔭庇今至此急
矣語云先發制人後發則受制於人君不可不早爲之計也余感其言徐曰余
非不知此亦非不能竟與美查議婚禮特以美查新遭父喪余以愛之故不忍
出諸口耳今則奈何言次泣下女亦歎歎嗟嘆繼而憐余憂苦復強相慰藉曰

君既無良策徒作徒囚之泣於事何補且請寬懷俟美查來余當與之從長相計以冀早達君之目的隨強余下樓偕步庭前故意指點花木調弄禽鳥以釋余懷余至是不復敢示戚容以負女愛祇得暫拋愁緒強顏爲歡未幾已暮侍兒翠根來肅客晚餐余乃偕雪克同入餐室則雪克之母已先在見余入携手命坐笑容可掬旋酌余巨觥盛設相欵食次談及巴黎城市之繁華及村郭山水之秀麗余因更述游歷維也納等處之風景習俗母女聞而爲之神往其母復笑指雪克曰是兒性喜游獵而苦無伴侶日彌老身携之出游余以衰病之軀不耐遠行近村又絕少山林可著游屐故渠居恒鬱鬱今君來大佳暇中可携之游矣女聞言喜甚不語惟目余笑慙態畢露已而連舉數卮不勝酒力向其母告止雪克與母量均宏罄無算爵略無醉意復強余更晉一卮始罷飯後歸室雪克母女復就余談至十一時始辭歸寢次日午餐後女導余觀其獵具

將與余從禽。余請其處。女微躊躇。繼曰。桑山佳乎。余曰。佳則佳矣。其如路遠時促何。女曰。君勿慮。當與君駕而行。言次。顧翠根使傳語御人。具車馬已。而與余各易衣履。携具登車。未一時已抵山麓。女負囊而余荷槍。相與尋徑登山。余偶憶巴溫君之祖塋。在是因叩之。土人土人以在山之陰路之左。對余與女往其處。尋之至。則松林夾道。豐碑半沒於蒿萊。摩挲辨認。始見上有募克登君紀念字樣。蓋巴溫君父也。徘徊少頃。旋偕女入叢莽。射獵有所得。即付女藏之革囊。久之。女矯喘吁吁然。猶賈勇前進。興致勃勃。直至日薄崦嵫。女始手扶余臂。緩緩下山。登車而歸。及抵家。其母已倚闌而望。女出所獲以獻。並述游獵之樂。手舞足蹈。之女母亦爲解顙。旋以野味付庖人使治。具餉客。歡飲如昨。如是數日。雪克待余。一以天真。其母亦雅愛重余。余每獵桑山。必使女。僨巴溫君塋之。動靜而美查。迄無耗。轉瞬已一禮拜。余憶福威君處。將屆限。乃作書致泰姆君。

託言事未畢更須一星期始得歸如其教也。一日午後二時微雨初晴余與雪克憑倚樓欄隨意閒眺忽見一車自遠而來車間坐兩麗人第面目猶不可辨女見之指謂余曰車中人其美查柔支爾乎言頃車行漸近諦視之良是余大喜急與女下棲迎之美查下車執余手盈盈欲涕余視其憔悴雖稍勝於碧畦見時然猶是弱不經風之態余曰卿恙愈未女詭以已愈慰余心知之遂不更問因與柔支爾相勞苦相携登樓美查請見雪克母雪克去少間偕母出見母絕愛憐兩女語絮絮不休聞美查怙恃並失執手嗟嘆女亦聞之垂頭雪涕不已余與雪克急亂以他語母始下樓去坐定美查詢余何日到此余對以別後卽至此遲卿並屢赴桑山探卿家祖瑩美查急止余曰此後願君勿往余叩其故女曰君前至碧畦以深夜來甫曉卽去不虞次日仍爲彼偷債知近防妾尤密幾寸步不相離妾頗厭苦之而無所爲計君至桑山倘爲所見則更有不

便。於。妾。者。願。君。勿。復。往。余。曰。諾。美。查。繼。曰。今。夕。妾。仍。須。回。宿。桑。山。以。父。柩。未。安。
窀。穸。故。約。明。日。下。午。可。卜。葬。而。策。塚。當。須。數。日。竣。工。越。三。日。禮。拜。四。可。勞。雪。
克。姑。娘。以。車。來。迎。則。妾。可。復。來。此。與。君。熟。計。所。有。事。言。訖。欲。去。雪。克。固。止。之。未。
幾。其。母。以。酒。果。來。餉。美。查。與。柔。支。爾。二。人。略。飲。始。起。謝。並。執。手。以。故。告。雪。克。母。
母。知。不。能。留。乃。堅。訂。後。日。復。來。之。約。與。余。輩。同。送。至。門。外。視。其。聯。袂。登。車。去。遠。
始。歸。至。禮。拜。四。余。趣。雪。克。往。迎。女。雪。克。亦。念。女。晨。粧。甫。竟。即。驅。車。行。余。索。居。無。
俚。覺。是。日。倍。長。至。日。已。卿。山。雪。克。猶。未。歸。余。負。手。蹀。躞。門。外。已。而。暮。色。漸。深。始。
入。室。少。憩。開。電。火。取。日。報。破。悶。至。初。更。忽。聞。車。聲。轔。轔。自。遠。而。來。余。意。雪。克。偕。
美。查。等。來。急。出。迓。燈。光。下。不。見。美。查。與。柔。支。爾。獨。雪。克。一。人。自。車。下。一。手。曳。裾。
低。首。而。趨。形。色。頗。匆。遽。余。大。驚。急。呼。之。問。美。查。女。不。語。直。前。携。手。入。余。室。語。余。
曰。君。意。妾。歸。自。何。處。余。曰。卿。不。赴。桑。山。耶。女。大。聲。曰。桑。山。……妾。更。赴。巴。黎。歸。

矣。一事最不堪爲君告君之意中人將於兩禮拜內與麥加理行婚禮矣。余陡聞此語頓如觸電四肢癱軟不自覺其身已倒榻上少頃余勉起坐叩其詳時雪克喘息稍定乃曰妾早聞至桑山則美查與柔支爾俱不在惟石工數人方築塚妾詢之云美查已赴巴黎妾疑有故且空回無以慰君乃更驅車至巴黎始得晤美查美查言渠前過巴黎開追悼會麥加理曾對衆宣言云巴溫君易簣之時曾立婚約許以女妻之伊現將於三禮拜內行婚禮當是時女不知近有女戚某會葬來桑山偶爲女賀女始知大患憤因而質於麥麥曰汝父久屬意余將以汝歸我以汝年幼未卽言迨受傷就醫日久不痊知不起乃手書婚約以付余故余擬即與卿行婚禮於巴黎女索婚約麥以留於巴黎對女曰烏有是父以愛余故不忍拂余於生前任余自擇婿顧何忍不謀之於余而於易簣時遞書約以付君且余父因獵槍炸裂頭面與右手均受重傷亦安得握筆

書約必無是夢曰約具在謂余不信可偕往巴黎驗之婚期在邇不慮汝能背之言次頗悻悻女至此痛不欲生將仰藥死父柩側賴柔支爾救之得免女忿極立逼夢同歸巴黎將剖之於戚黨而戚黨懼夢之勢無敢出一言爲女祖者及女再向索驗婚約詎夢不之許謂將於成婚日始出面宣示意將屆時以威劫女女無可訴不得已具牘控夢於官此昨日事刻尙未判斷女見余囑寄語君宜早爲之計謂訟不得直惟以死報君此外無他語余聞雪克言怒不可遏髮指而眦裂遽起著大衣取帽將立赴巴黎女強止之曰時已暮君且飯妾所駕馬亦奔馳竟日宜令少憩足飯後遣送君行因顧婢使語圉人勿解鞍更秣馬余不獲已且耐之余因告雪克母以有要事夜間將回巴黎忽忽一飯乃謝雪克母女整裝登車而馳時已秋深冷露濕衣涼侵肌膚微月出林際慘澹無光兼以道旁木葉亂飛流螢起落秋虫唧唧馬蹄得得萬種淒涼一天愁緒

孤惶危坐悲從中來不復知有人間歡樂事矣三鼓抵巴黎竟至美查家叩關
閨人以密司已寢欲却余余曰有要事今夕必須晤面不及待明朝煩卽爲通報密司雖睡聞余至必起見因付以刺旋探二先令犒馬夫遣使歸未幾美查果披衣起使侍兒引余升樓至臥室與美查柔支爾握手視美查已哽咽不復能成聲余慰藉之始稍止因爲余詳言麥加理捏約刻婚狀一如雪克所言余曰今旣成訟自應聽官裁判如不公當再作計較第此約究竟是否出於卿父之手或昏瞀之亂命卿必研究得確據以折麥之心俾籍其口女曰妾已籌之熟老父右手被傷不能動轉顧安得而作字且父愛妾甚決不忍不謀於妾而出此必無是事余曰卿言固是然卿父不能作字有何確証女曰官必以此詰妾則請調查醫案自明余喜曰卿言良有理明日第以此語堂上人事必有濟因勸女寢女隨與柔支爾共眼榻上余亦隱几假寐未幾天已曉美查與

柔支爾起櫛沐方罷閨人進曰官命密司以九時十五分至署與麥加理男爵對簿至時女囑余候於寓中自偕柔支爾駕車往十一時歸急叩所以女曰庭訊時麥呈婚約於衆官衆官傳閱久之乃謂妾曰汝父立婚約汝何故背之妾對以非背文約所以背之故正以此約不出妾父手而爲麥捏造官間以何故知之妾以父手被傷對官果索不能作字之據妾則請調亞林醫院醫案以質實之官允妾請麥聞之頗現驚駭狀復絮絮于官之前云妾父患妾年幼無知恐一旦嫁寰人子則家產將不保故以之妻彼爲終身計今女爲人誘思背父命丐衆官矜全向妾開導衆官中頗有多數袒麥諷妾使從之俾久享富貴妾曰誠如麥言父以妾嫁寰人慮敗遺產揆之父母愛女之心容或有之然巴黎富室少年甚夥何必定適麥且麥卽富貴不慮敗妾產然渠曾娶兩妻皆不終歟好中道仳離妾適渠固易倘日後復見捐棄不更傷老父地下愛女之心耶

衆官語塞。令且退。兩日後調查確鑿。當更裁判。妾乃歸。君視此訟如何。余曰。然宜速往亞林醫院。乞其醫案簿。運則麥必賄主者。更易之。將無可證。女瞿然曰。微君言。幾忘却。如今惟勞君往取之。俾勿爲僞。奴捷足先得。隨出百佛郎付余。囑便宜行事。時已十二時。汽車將行。未及午飯。急馳至車站。購報數紙。登車即赴餐室。抵碧畦。悉如前次。但於此次路徑略熟。較爲便利耳。下車即蹤步至亞林醫院。不俄頃。已抵門。司闈叟識余面。且冀余復與以先令也。笑而問曰。先生得母欲見司事人耶。余曰。然。更欲見醫士。言次。以刺付叟。導余入見前司事。余先謝。曩日指引得晤。美查次述。美查追悼。乃父欲借醫簿一觀。以研究所受傷痕。及所服之藥。司事人答以此簿。主於醫士。刻醫士方。晚餐君可稍候。俟其飯罷。自往商之。余曰。諾。乃就一椅坐。久之。司闈叟自內出。云醫士飯畢。肅客入。見余隨之。曲折入一室。見一高冠醫士。坐藤椅上。鼻架晶鏡。手執煙捲。見余入。略起。

欠身爲禮。命余坐。余心甚鄙之。而彼時有求於渠無已。姑鞠躬致敬。卑詞道來。
意。醫士聞之。吸烟如故。半晌無語。繼而瞑目搖頭。而有難色。曰。非余故。方客命。
緣此。醫案簿籍關係。醫院醫士名譽。甚大。無論何人。祇能來院調查。不能取之。
出院。余曰。固也。然巴溫君之女公子。美查姑娘。現以抱恙不克。親來不得已。
倩余來爲之。請謂如蒙俯允。當以三日爲期。歸還原物。並願以百佛郎爲先生。
壽。醫士聞百佛郎。遽啓目視。余以口中雪茄。擲小鐵盤內。起身對余曰。若果期。
以三日。暫假旋歸。於事尙無害。然必勿逾期。始可。余曰。諾。醫士復曰。余憐君誠。
今勉如君意。但祈勿失約言。次日注余。余曰。不敢後期。以負厚愛。隨出百佛郎。
鼻醫士。而取其簿就燈下翻閱。見巴溫德司君名下。詳註入院。並逝世日期及。
傷痕。果有右手臂轟傷。十一寸。掌裂指墮。語大喜急。以巾裹簿懷之。而出至市。
中。晚餐。以夜間無汽車。乃假宿於飯店。次早附車歸途。次一汽車迎面來。余俯。

窓間。晚忽見來車中麥加理在焉。方注視。瞥眼已過。知渠亦赴碧畦求此醫簿。不知此簿固已入余手一宿矣。少頃車止。余急回以簿付女。女更於乃父平日手迹。併呈於官。官核與麥之婚約筆迹迥殊。且醫案登註確鑿。因廉得其實。始不直麥立燬其約。判女另自擇婿。麥加理以貴爵故姑不究斥之。出使不得復預女事。至是案乃結。女欣然歸爲余述謝詞。因相慶賀。女旋以醫案付余歸之。亞林醫院以符初約。余終以女衰經在身。未忍議婚禮。女感余意。允俟七禮拜後。于歸於余。時巴溫君墓封樹業已工。竣女偕余並柔支爾。復赴桑山展視奉花圈數事。而歸自此事乃粗定。余辭女暫回福威君家。復理舊業。柔支爾亦辭女歸家。從由約一星期無事。余每至夕陽西下。即至女家閒話。兼爲之經理家政。愛情因之愈濃。一日午后事畢。方將赴女所。適值威君見訪。相見喜甚。詢之。蓋已入銀行爲經理。師威知余與女事先爲余賀。繼言渠近晤麥加理。言醫簿。

爲君先得致渠訟不得直心頗不甘謂將更有所圖以快其志師威君頗爲余危囑謹防之並勸余早諧婚事以絕麥望余謝而識之師威君旋辭去余即至女所坐甫定會雪克來見便訊女事余爲具道所以雪克聞余與女將諧婚好喜動顏色起身爲余兩人賀美查因留雪克主於其家時近黃昏美查治酒歎雪克飲於樓下餐室食間余偶憶師威言因爲美查述之女聞而微哂曰然則君懼麥加理耶余曰僕倘畏彼槍奴安得與卿有今日之好惟篤于愛情故寧蹈白刃不渝此盈歷盡苦辛幸獲效果今佳期已邇好事將諧簪轉畏槍奴哉女笑頷其首曰然則且談風月勿復語此以亂人意言至此余偶回首瞥見窗外一人目灼灼方竊窺但帽簷低遮燈下面目猝不可辨急呼問之指顧間已不見美查與雪克亦見之余急出女繼之方下階突見一人聳立廊下見余亦不畏避余縱步逼之稍近細視之麥加理也余驚甚厲聲叱之麥不少動舉右

手袖中突出一物。指余胸際。其物斜射電燈。燦閃如鏡。諦視蓋手鎗也。余一時無措心頓。張皇美查。便捷縱步直前。見狀大駭。急以身蔽。余乃轟然一聲。槍發而女倒。余憤極不顧。一躍直前。力與麥搏。麥見余勇猛。亦稍露張皇意。復發一槍。則已手顫不能命中。彈掠余耳。過余乘勢奮足力蹴其腕。麥痛極。擲槍返奔。余緊緊追之。直出門外。余大呼警察。適一警察聞鎗聲。自遠奔來。見麥狀急。捕之。彈指間。又兩警察走集。乃共執而縛之。余隨命警察牽麥入室。時美查已爲雪克呼僕婢昇入。臥榻上余急入解其衣。視傷痕。見彈中左肩際。流血已殷。幸創口小。且部位不當要害。心稍安。女於呻吟中猶強示無楚。聞麥已就獲。令余急具牒送之。官余如其言。抽筆作數字。付警察。時警察已檢槍入室。視女傷確。乃挾麥入一馬車載之去。余囑雪克伴女親馳車迎。醫士少頃載與俱來。醫士以刀取彈出。數以藥。云兩禮拜可平復。至是余驚魂甫定。至此稍安。是夕即宿。

女家次晨各報已登載其事於是柔支爾師威泰姆等凡知余者莫不次第親來慰問余一一謝之去惟柔支爾留女處與雪克殷勤看護其情有足多者余與女俱心德之嗣聞官定禮拜六下午裁判此案麥以巨金延著名律師爲之辯護女囑余亦延辯護士以抵制之會泰姆君來謂有友曰色恩精於律學願爲介紹乃共往謀之至其辦公處色恩出見其人年逾知命雙目如電鬚髮如銀遇事善辯給而居恒沉毅寡言笑泰姆君先述來意次引余與之握手色恩君肅余坐曰昨事已見報端了然於胸無須君更贅述君第言所以致此之因使余得所計畫然須簡其繁而詳其要余曰諾乃默憶五分鐘之頃室中寂然乃將本末據實告之色恩於不詳細處復駁難數四曰余已知之不勞君復言今請君暫歸至期君第迎余俱往助君對簿可也余乃謝而興辭與泰姆出禮拜六午後一時余偕色恩君同至官廳麥所延律師亦到少頃堂上傳呼余與

麥對簿。余具言茲事本末。及麥始婚暗殺事。麥則謂余謀奪其婚。故將甘心於余而不虞誤傷女官。詰其謀奪之據。麥以女父久欲以女歸渠後。女爲余嬖而媚之。致女之愛情。由水乳一變而爲冰炭。官曰女父在時若實欲其女妻爾。彼時何不卽行婚禮。可知非屬意於爾。其父在時已然。及其父死。爾復妄造婚約。以劫其婚。經官裁判。不許爾復預女事。而爾竟敢持槍行兇。其罪無復可貸。應科爾以應得之罪。麥語塞顧律師。律師起立陳詞。曰麥之傷女。由擊克林各爾。擊克林各爾者。以克奪其未婚妻。故事非無。因傷由誤中。若必科麥罪。則願官判克與美查不得復諧婚姻。庶情法兩得其平。官未及對。色恩起而駁之。曰查婚姻律載女父母亡故。無論其年若干。應予以自由主婚之權。族人及戚衆不得干預。今麥於女非族非戚。更不得干預。婚權應請堂上公判堂上。若准麥請。則是麥以逞兇傷人之故。轉得干預女事。而翻前次裁判之案。於理於勢不合。

應請官但科其行兇之罪而勿許其干預之請麥所延律師猶多方強辯奈是非曲直自有定評究不能混淆黑白衆官公判均直余而斥麥並判女願與余結婚與否應聽自便旁人不得阻撓麥既擅約劫婚於前復逞凶傷人於後於律應罰充苦工四年姑念勲爵之後議褫其爵監禁六個月之罪麥聞讞詞垂頭喪氣而退再視其律師則已乘間遁矣讞定余乃對堂上一鞠躬偕色恩君退出以車送歸始回女所於榻前述讞詞雪克柔支爾亦圍繞靜聽及述畢莫不鼓掌稱快自是無他惟一意調攝女之傷痕而已兩禮拜後即漸平復喪已將終乃擇日除服與余行婚禮於巴黎第一大禮拜堂是日觀者幾于空巷填城羣相贊美而雪克之母是日亦來巴黎與福威師威泰姆哥林色恩及雪克柔支爾均贈花圈以賀復競致頌詞巴黎之戚友與維也納等處諸社友亦咸以文祝賀致巴黎各報遂驚登載至四禮拜後猶筆不絕書女厭巴黎且慮麥

加理他日釋出更有齟齬乃謀與余貸其產攜資游歷世界名勝卜地而居因將所居之室並花園分贈雪克暨柔支爾復以五百佛郎酬色恩律師報諸人撮合辯護之惠也師威與雪克相悅已久余因爲之蹇修以合其好泰姆慕柔支爾之柔腸俠骨每遇於余處即昵語不休兩情浹洽已非一日余窺知其意亦使美查爲之撮合余於是擇於禮拜一日携女出游將先赴柏靈而倫敦而維也納而瑞士復東游日本支那而折回聖彼得堡因預與福威君辭去礦事俾其另延友人接辦諸友聞余輩行遠游因排日祖餞直至禮拜六始止次日星期夜余設數席於美查邸內開跳舞會以答衆貺冀以誌別是日午後賓客聯袂而來柔支爾更攜油畫兩幀余展視蓋一條其爲雪克所畫之照時方告成擬以付之者一則自畫小像將以贈諸美查也兩照神彩生動玉潔花嬌各極其態賓客圍觀贖贖嘆羨雪克因舉渠之小像並以貽女女謝而受之入夜

筵開玳瑁樂奏霓裳電火齊明瓶花欲笑酒香人氣氤氳一堂妙舞清歌歡聲雷動美查麗服華顏無減當日爰鼓風琴數弄天風冷冷海山蒼蒼清韻新聲有三日繞梁之致余回憶曩日葛慕爾提督邸中之事以迄今日竟似春婆一夢與女相視而笑默喻無言諸賓客羨余夫婦美滿姻緣爭晉一觴酬酢之間不覺東方之既白矣

中華民國三年一月出版

情仇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

法人克林各爾

君

牧

國學書室

著作
譯述者

印 刷 者

版權所有
必究印翻

特約販賣所

上海四馬路二十號
國學書

大共和日報
上海四馬路東首



487

11.2142 - 4

40 314